朱子書節要　六

昌平坂學問所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儒家類
別置函
四架
六六九號
二〇冊

漢書門 類
六〇一八號
一五〇函
一四架
二〇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六〇一八號
二〇冊
二一架
二八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6 ）
函號 298 279

不許帶出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朱子書節要巻之六諸子目録 問答論事

胡原仲 名憲文定從子崇安人號籍溪入太學與劉勉之陰習伊洛之説歸隱故山召爲秘書正字與祠禄先生師事之○見言行録

范直閣 名如圭字伯達胡文定之甥建陽人從舅氏受春秋第進士知泉州罷居邵武忠孝誠實得於天性有集十巻○見言行録

卓夫人 劉公子羽繼室是生平甫見先生所撰劉公神道碑

黄端明 名中字通老邵武人廷試第一以龍閣致仕先生以公端莊靜重有溫厚和平之氣可師裁書請納拜而見之謚簡肅

王龜齡 名十朋號梅溪溫州樂清人擢第第一官至太子詹事龍閣致仕謚忠文先生稱其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君子人

淺草文庫

陳丞相 見上一卷

劉共父 名珙、子羽長子、崇安人、從季父子翬學、登進士、官同知樞密院事、精明果斷、臨數鎭、民愛之如父母、謚忠肅

韓無咎 即十一卷韓尚書

芮國器 名燁、烏程人、與弟煇力學、同登第、任國子司業。○一統志燁作煇

鄭景望 名伯熊、永嘉人、爲建寧太守、見大全八十一卷跋語

尤延之 名袤、號美軒、又號遂初、常州無錫人、登第、嘗爲江西漕、改江東提刑、終禮部尚書、少從喻樗學、在掖垣極言攻道學之非、論文簡中興四詩人之一

郭沖晦 名雍、父忠孝師事伊川、著易說、號兼山、雍傳其學、通世務、隱陜州、孝宗朝召不起、賜號頤正先生、後又號沖晦先生、又自號白雲、然其學去程門遠甚云

程可久 名迥、號沙隨、寧陵人、靖康之亂、從紹興之餘姚、登第、官至上饒令、嘗受學於嘉興聞人茂德、嚴陵喻樗、著古易章句等書、先生稱其博雅君子人也

程泰之 名大昌、休寧人、進士、以龍閣學士致仕、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著禹貢論、易原、演繁露等書

李壽翁 名椿、洛州人、官吏部侍郎、先生爲撰墓誌銘、劉靜春題其所著觀畫書云、李公尉衡山時、遊胡文定之門云

陳體仁

顏魯子

朱子書節要巻之六

問答論事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 憲紹興己卯由司直授校書正字

熹拜覆正字文丈尊前熹拜違教席忽已月餘瞻慕之誠食息不置即日秋暑未闌伏惟祕府清暇尊候動止萬福官居廪食之況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胷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因來賜書願以開示少紓畎畝之憂幸甚吾道不幸范文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疾憂時深切信道篤誠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

未知所稅衆議葬於渭曲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其家欲居泰寧似非良計然伯修樂之人不得而間也熹初與元履諸人議以為居建陽一則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有見從之意竊惟范丈平日教誨之誼未敢默然故敢復言於左右伏想一慟之餘亦當念之至此因書一提其耳或能改轍東來則甚善也范丈如圭泰寧縣名屬邵武伯脩如圭子念祖

秋已向深江上消息如何得且平善甚幸然愚意又以為憂蓋今出師防戍轉輸科斂所不能免聞沿江海州縣已騷然矣歲歲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得兩兵相加而坐受斃之勢也前日劉子源來此道嶺上拜别所聞誨言以為必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熹竊謂天下形勢如前所云者亦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窮豈可勝救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補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

利矣 熇本作歊儒劣切焼也記熇蕭質

與范直閣 如圭胡文定之甥

胡文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得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丈名侗師事羅仲素

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閫奥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愨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胡丈原仲 熹奉親屛處幸粗遠兔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夏未須爲武林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義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爲賜甚厚謹以來教所不熟思之矣敢復爲說以請

益焉熹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處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

校彼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武林指臨安所謂忠恕所疑竊字）

與慶國卓夫人（劉子羽繼室也見先生所撰劉公神道碑）

熹輒有愚見初欲面禀今既不成行輒此布之五哥嶽廟近自春中以來頓減遊燕復近書冊若常能如

不 唐本作下

此寡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奬成之且聞尊意欲
爲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熹則竊以爲不可近世
人家子弟多因爲此壞却心性生仕官費力蓋其
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爲此官遂司只
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間有寛厚長者即以貴遊
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
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倅勢反出己不可以凌
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人
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懵然非如
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戻及

之故仕於州縣者常聽事而必過愚意以爲平父可
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爲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
人兄爲營一稍在人下有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
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
其終身恐非大碩人高朋教子之本意也受恩深厚
冒昧及此皇恐皇恐〈五十哥劉玶夫人出也平父玶字也舍人兄劉珙平父兄也〉

上黃端明〈申〉

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致政尚書端
明文丈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
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

可以慢焉者也雖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雖欿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于家自天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熹之愚則有甚焉者蓋其平生氣稟偏駁治己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

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
聽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王龜齡（十朋號梅溪）

熹竊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
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
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
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
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
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必衰
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
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眞可敬
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
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
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
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
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
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
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
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
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

古人本作克蓋克字隸體从古从人

之論聽於與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在王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太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眞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古人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

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已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敗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閈亦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貪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

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横流者是以有取
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
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
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
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
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
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
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
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
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覩

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
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
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
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
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温
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
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
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
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
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

禮者又非別為一事也狂易無敢明公其必有以裁
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
者此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寛靜有容使當大
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内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
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
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
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
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
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為介紹致書下執
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必有所措措疑當作猶汪公應辰）

與陳丞相（一本作與龔實之丞相名俊卿）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
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
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
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
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
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
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
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濅極乎光大耳
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遏

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以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
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
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
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
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
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内所宗仰者有年
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
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
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盖好士而
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

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
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
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
無實以求悦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
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
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尊欲
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
多文士而近歳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
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
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

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珙共父嘗再知潭州故與敬夫同刊文定本所以并及南軒）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問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恠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所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横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師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辟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

理故也欽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又失事
實害義理者辯表是也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
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功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
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
兄如此語録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
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
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
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
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
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

猶子之子本作字唐本同

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
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
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
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
此誤況其它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
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着一箇私意橫
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
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
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子本亦不是
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

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
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
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
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 此等處文
定旣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
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 又明
道論王霸荀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
脫誤非文定之失 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
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
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

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
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
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
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
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
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
先生之文也 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
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
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
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

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為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説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為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説何異作是説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為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

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已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説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為呈似所云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録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為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壹為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

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必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印本即胡家本乃胡家子弟所傳出文定本也應求陳俊卿邦彦陳良翰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

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

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得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緜蕞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詆訿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嘗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擧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鄕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乎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及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李文公唐李翺諡文公語見文集

答韓無咎 元吉號南澗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

洽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眞有得於斯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内國器 燁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歳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騖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脩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必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

昨者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垂諭反復其說幸甚幸甚然熹竊以爲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眞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

浹髓而不自知今曰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答鄭景望 伯熊永嘉人為建寧太守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聞不及一見為恨今日季教授見訪云嘗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爻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為也且舜流四凶族為皐陶者亦殊不念爻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

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
求諸己誰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
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
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龔帥、茂良未有深解處未有當也。○
此書下又有與景望論輕刑書今見舜典小註
答尤延之袤[illegible]號美軒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皃食其
外之憂衰病疲薾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勝之
樂但時有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濱講論古人爲
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道學之犯

科也。年來目昏不敢甚讀書經說閑看踈漏頗多不
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矣。綱目不敢動著恐遂爲
千古之恨。蒙教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
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
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
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
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
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
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
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之近

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
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也胡氏論彧
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
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
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
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爲何如李淙謝廓皆略識之
吳仲權亦聞其名今日下位後生中尚不爲無人雖
眞偽相半然亦且得勸勉奬就之未敢輕有遺弃也
陳同父近得書太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斂退
若未見信即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

叔祖奉使虜事甚苛憐念叔祖當日挺身請使留虜
中十六年竟保全節而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恃且
虜有可圖之釁忤秦丞相遂廢以死在虜中時嘗有
祭徽廟文或傳以歸乙覽感動錫賚甚寵鄙意輒欲
次其行事以請於左右幸而并賜之銘則宗族子孫
皆受不貲之惠矣叔祖受知於晁景迂學甚博詩甚
工也

〔虎食其外〕荘子單豹養其内虎食其外張毅養其外病攻其内　劉穆之爲劉裕腹心裕求九錫不由己愧懼發病死　宋齊丘爲李昇謀篡及昇立恥無功多負犯竟自縊死　叔祖朱弁

與郭冲晦

〔〕雍父忠孝師事伊川著易説號兼山雍傳其學通世務隱陝州孝宗朝召不起賜號頤正先生後又賜號冲晦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一記之一唐本作二

熹窮鄕晩出妄竊有志於道雖幸有聞於師友而行
之不力荏苒頽侵今犬馬之年五十有七矣脩身齊
家未有可見之效而志氣不彊不能固守貧賤之節
彊起從官舊學愈荒施之於人尤齟齬而不合大抵
志不能帥氣理未能勝私中夜以思惕然内疚高明
不鄙不知將何以教誨之熹所拱而竢也向來次輯
諸書雖亦各有據依不敢妄意損益然疑信異傳不
無牴牾嘗得埶事所辨數事每念一扣門下以畢其
說而相去絶遠無從致問今幸得通姓名近刻程先
生尹和靖二帖及白鹿五賢二記各納一本恐有可
因以垂教者切望不棄（此書後往復論易西銘性養氣等說皆以郭說爲非）

答程可久（迥○卽沙隨程氏也）

所論爲學本末甚詳且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
蠭出其甚乖剌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
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
歸岐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
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
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
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

力從吾所好爲在己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
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胸中已有成筭固非
晩學所得而輕議也 ◣ 前此累書洛問古度量黍尺田制及論易理並占筮等說茲
末盡錄也
忽聞有奉祠之命爲之惘然得非反以貳車改正之
舉而激之至此也耶世路險巇人情不可測以長者
之寛乎博厚處之尚未能坦然無所繫閡況如鄙狹
之姿又安可望於少行其志耶行亦力請祈還故宦
仰繼後塵爾 ◣ 貳車明道游鄴山詩序聞貳車是公來游云云。翰墨全書通判爲倅專
倅副也謂爲太守之副又自集謂之貳藩

答程泰之 大昌 ◣○著行繁露

當春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爲一說十二辟卦
分屬十二辰者爲一說及焦延壽爲卦氣直日之法
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
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爲分四十八卦
爲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
爲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爲巳之辟坤不當爲亥之
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
爲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

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説互爲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楊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离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离兌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踦嬴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文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説以正焦氏之失也（六日七分法見天原發微卦氣篇太玄法一首九贊猶易一卦六日七分也八十一首爲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當一日止於三百六十四日四分日之二又四分日之三乃立踦贊以當其二立嬴贊以當其三則所剩者有一分）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温陵印本披圖按説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爲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説疑鼂氏九江東陵之説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文可考耳閤下向者固嘗經行而留意之久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此書所論九江敷淺原之説今見禹貢蔡氏傳故此略拔

答李壽翁 椿誌銘見大全七十四巻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請業茲辱誨諭警省者多矣麻衣易説熹舊見之常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即今印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説易專以麻衣爲宗而問其傳授來歴則又祕而不言後乃得其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説者相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贋作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爲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合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説亦嘗見之其人見爲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

君子人也自別有易說今以呈納伏幸視至程君卿可久

答陳體仁

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與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

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

〈今皆以推以。以當作可。然後可得而言。恐脱詩字。或詩字在後字下。有舜之文。之文當作之。〉

答顏魯子

㝢昨蒙諭及深衣謹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溫公遺製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組之組所未能備其說見於書儀本章可考而增益也又有黑履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攷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若得當世博聞好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

朱子書節要卷之六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